

# 三星堆遗址祭祀区五号坑出土金面具<sup>\*</sup>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

**摘要：**三星堆遗址祭祀区五号坑出土1件金面具(K5:3)，出土时变形严重。通过对其基体材质、埋藏环境、病害情况的分析，针对性地制定了保护、修复方案并完成修复工作。修复后的金面具，残宽27.8、残高25.47厘米，净重280克。其材质为金银合金，金含量在84.47%~85.33%之间，银含量为13.8%~14.25%。推测成形工艺是先加热金料，打成薄片状材料，经剪裁、脱镫，再以摺、墩等手法塑形。进行光洁处理后，用锤揲、镌刻等手法表现轮廓特征，完成制作。金面具应非单独使用，可能覆于铜头像或其他材质面具之上。五号坑出土的金面具是三星堆遗址迄今发现尺寸最大、形体最为厚重的金面具，为三星堆文化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新材料，其修复工作也为中国古代金器的复原、矫形提供了重要经验。

**关键词：**三星堆遗址；祭祀区；五号坑；金面具

**Abstract:** Since 2019,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s have been conducted near the famous sacrificial pits K1 and K2 of Sanxingdui site. Other six pits were discovered and numbered K3 to K8 sequentially. Among them, K5 is the smallest. Nevertheless, it has yielded large numbers of gold artifacts in rich varieties. The gold mask (numbered K5:3) from K5 stands out among all the objects due to its relatively large size. When discovered, it was severely deformed. Important experiences have accumulated during its restoration. This article presents an introduction of the discovery and restoration of the gold mask as well as the scientific analysis results such as its elemental composition.

The gold mask is in the first batch of gold artifacts that were exposed in K5. Debris such as round gold foils and ivory fragments were distributed under and around the gold mask. However, associations between these objects and the mask remain unclear. With a thin body and soft texture, the mask was seriously deformed when discovered. Targeted restoration plan was carried ou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its material,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and damages. The mask after restoration weighs 280g, with a remnant height of 25.47cm and remnant width of 27.8cm. It was fabricated with a gold-silver alloy containing 84.47% to 85.33% of Au and 13.8% to 14.25% of Ag. Regarding the fabrication process, it was supposed to be heated and hammered into a thin piece of gold and gradually take shape through cutting, engraving and percussion. After polishing, the outline is highlighted. The mask was probably fixed on a head statue or a mask of other material. It is by far the largest and heaviest gold mask ever found in Sanxingdui site, providing new material for the study of Sanxingdui Culture. Its restoration presents vital experience for the repair of ancient gold artifacts in China.

**Key Words:** Sanxingdui site, Sacrificial area, No.5 pit, Gold mask

<sup>\*</sup>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三星堆文化与中国文明研究”（批准号：21&ZD224）。

根据“古蜀文明保护传承工程”的实施方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于2019年10月下旬启动了三星堆遗址一、二号坑<sup>[1]</sup>所在区域的新一轮考古工作，新发现三至八号坑（以下简称K3~K8）。其中K5由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和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发掘，坑内出土的金面具（暂名）是三星堆遗址迄今发现最大的一件，引起学界和社会的广泛关注，因此，本文先行介绍这件金面具的发现、修复过程和初步研究成果。

### 一 出土背景

K5位于本次发掘区南部居中位置，西北距K7约0.97米、距K6约2.46米。从整体布局来看，K5、K6是8座坑中面积最小的两座，两坑北壁与南壁大体处于同一直线上。从尺寸与空间位置关系判断，K5与K6关系最为密切，或许属于同组（图一）。K5于2020年3月30日勘探发现，见有金器和铜渣。3月31日发掘完叠压其上的土层，明确其平面近方形，由此确认其性质，编号为K5。正式发掘工作于2020年12月16日启动。目前，K5器物层已经完全暴露出来。由于器物十分细碎，清理难度大，一些器物又显示出分布规律，为保存器物的相对位置关系，更好地开展发

掘、分析、文保工作，经专家反复讨论，决定对K5器物层实行分区域提取，开展实验室考古。目前正在进行提取前准备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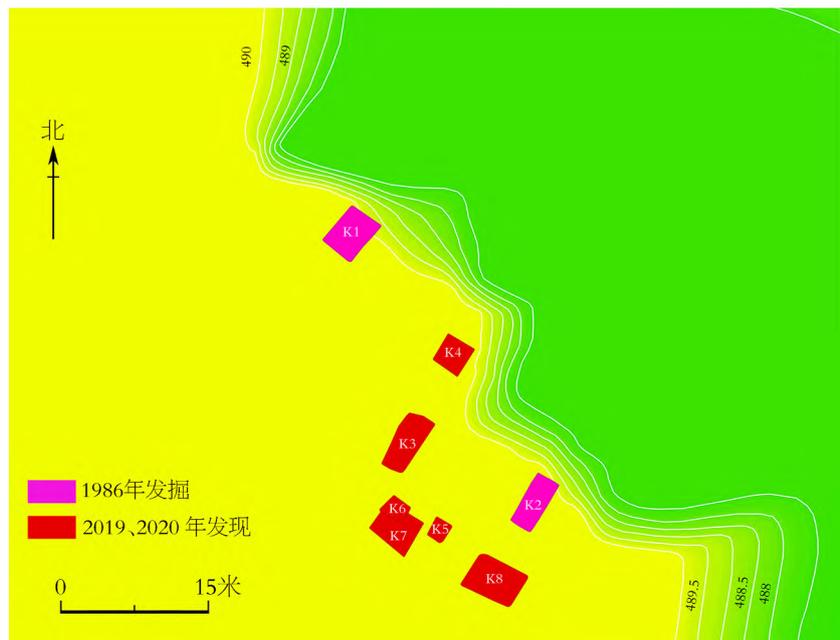
K5是8座坑中面积最小的，平面近方形，方向为北偏东43°。坑口北边长1.52、东边长1.96、南边长1.47、西边长1.96米，坑口面积约3.5平方米。器物层北边长1.26、东边长1.82、南边长1.34、西边长1.7米。坑壁斜直，东南角弧度略大，坑壁未见明显加工痕迹。器物层大体水平分布，其中东北部埋藏堆积明显相对较厚。器物层深度较为一致，距东北角坑口0.58、东南角0.56、西北角0.69、西南角0.56米。

器物层的分布并不均匀，坑内西北部仅有零星散落器物，北壁附近几乎没有器物分布。而东壁、南壁、西壁南半段则是器物紧贴坑壁分布。从器物层的分布状态推测，填埋时最可能是从西北角坑边向东南方向倾倒，倾倒动作不止一次，因为部分区域的器物层明显更厚，一次倾倒难以形成这种分布状态。当然，上述仅为推测，若器物缓缓倒入坑内，而非快速倾倒，不排除从东南角倾倒的可能。

为明确K5器物层堆积情况，进而制定切割、提取方案，于器物分布稀少的西北部开挖一长方形解剖坑，南北长0.71、东西宽0.3米。解剖

坑已发掘至自然层，为灰褐色粘土，土质略硬，仔细检视无人工夹杂物。该层与K5坑内填土区分明显，轻触填土便自然剥落露出下面自然堆积层。这种自然堆积与该区域典型的黄色生土差异明显，具体是何种原因形成尚待进一步研究。自然堆积层分布不水平，解剖坑内该层由西北向东南倾斜。据此推测，K5坑底并不水平，器物层的整体厚度也不均匀。

由于K5内器物组合关系极为复杂，为保存组合关系，目前仅提取少量器物。已经出



图一 三星堆遗址一至八号坑分布示意图



1



2

图二 金面具出土状态

1. 初步揭露 2. 完整揭露

土的代表性器物包括金面具、鸟形金饰片、圆形金箔片、小金珠、橄榄形玉器、象牙器残片等，其中以金面具（K5：3）最引人关注。金面具最初露头是在2021年1月5日，此时器物层尚未完全暴露，金面具变形严重，难以判断器形（图二：1）。随着清理的继续，金器轮廓逐渐显现。1月12日，根据金器形态判断其为金面具（图二：2）。

从出土过程来看，金面具是最早露出的金器之一，金面具及其周边圆形金箔片应处于器物层最上一层。也就是说，金面具可能是最后放入坑内的器物之一。金面具位于K5近中部，距北壁0.95、东壁0.77米（图三），周边及底部分布有圆形金箔片、象牙碎片等遗物，周边遗物与金面具之间是否存在组合关系尚不明确。

## 二 修复过程

由于金面具变形严重，故出土后及时开展了修复工作。修复前，首先进行针对性的检测分析，了解文物埋藏环境、基体材质，分析病害情况。根据分析结果，针对性地制定了保护修复方案，采用传统金银器制作技艺，对其进行矫形工作。采用的无损分析检测手段主要包括：便携式X荧光光谱仪（p-XRF）定性分析金面具表面成分和特殊现象的元素分布情况；超景深显微镜观测金面具特殊现象的微观形貌；在保护修复后，利用三维扫描数据获取金面具各部位厚度信息以



图三 金面具出土位置（东南→西北）

分析其成型工艺等。

### （一）分析检测结果

#### 1. 埋藏环境及病害调查

K5内温湿度监控仪显示环境温度约15.5℃，相对湿度87%。金面具发掘出土后，呈现出极为不规则的形貌，无法判断原始器形，故在刚发掘出土时，只能称之为“金器”。由于金银质文物病害没有国家或行业标准，参照国家文物局推行的青铜质、铁质文物病害标准《馆藏青铜质与铁质文物病害与图示》（GB/T 30686—2014）、《可移动文物病害评估技术规程金属类文物》（WW/T 0058—2014），对金面具进行了病害评估：金面具呈片状，质地较为柔软，在埋藏过程以及后期填土叠压影响下，出现了十分严重的病害，主要表现为卷曲、褶皱、折叠、残缺。将表面附结填土和象牙残片清理后，能够观察到该

面具并不完整，眼、耳各余一只，口部亦有残损（图四：1）。初步完成金面具表面附结填土和象牙残片清理后，在耳郭表面发现1厘米见方的黑褐色物质（图四：2），较为坚硬，推测为埋藏环境污染或腐蚀产物。

## 2.检测分析

金面具出土前后，采集周边土壤样品，开展相关分析。经检测发现，与金面具密切接触的下层土壤，铁含量明显偏高，最高可达6%。

剥离与金面具紧密贴合的填土后，发现填土表面有一层浅浅的棕红色物质（图五：1）。金面具叠压变形紧密部位，展开褶皱，填土下的金器表面也有一层红色物质，较鲜艳（图五：2）。这类红色物质并不普遍，为局部出现，且金面具正反两面均有发现，推测该红色物

质不属于人为添加物，而是来自于金器本身在埋藏过程中出现的腐蚀现象。经便携式X荧光光谱仪（p-XRF）检测，金器表面红色处的铁含量高于无红色物质部位2%~6%。

对上文提及的右耳郭上部黑褐色物质使用便携式X荧光光谱仪（p-XRF）检测，发现铅含量高达21%~30%，铁含量同样偏高。而金器基体材质中并不含铅，这基本证实此物质来自埋藏环境的影响。

金面具为金银合金制品。较高的金含量和银含量，让金面具具有很强的抗氧化性和耐腐蚀性，所以金面具表面极少存在腐蚀产物或其他硬结物。

清理鼻腔内部填土时，于填土中发现极为细小的金珠。用超景深显微镜观察测量，一颗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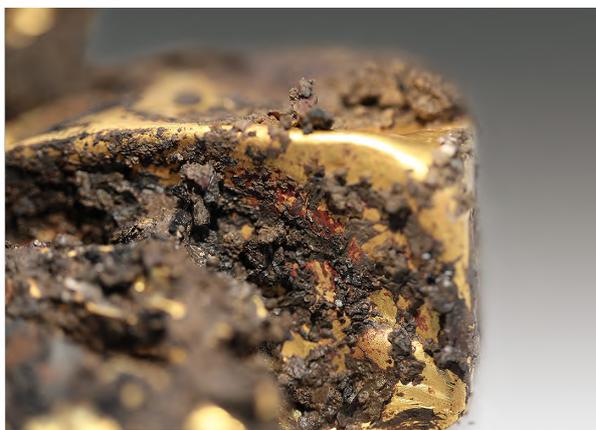
2

图四 金面具出土状态及表面特殊现象

1. 出土状态 2. 耳郭黑褐色物质



1



2

图五 金面具及填土所见红色物质

1. 填土表面棕红色物质 2. 金面具表面红色物质

金珠呈均匀球状，直径约1.8毫米，一颗呈水滴状，直径约0.8毫米。两颗金珠呈现典型的铸态树枝晶结构，枝晶丰满，是金属熔融后缓慢冷却的结果（图六：1、2）。同时，鼻腔填土清理完毕发现，鼻腔边缘也存在铸态树枝晶结构（图六：3）。由此，推断金珠可能为鼻腔边缘烧蚀熔融后滴落形成的。考虑到金的熔点为1064℃，此金面具为金银合金，金含量约85%，这些金珠的出现说明金面具经历了高达近千度的高温火炼，为还原可能存在的祭祀活动提供了实物依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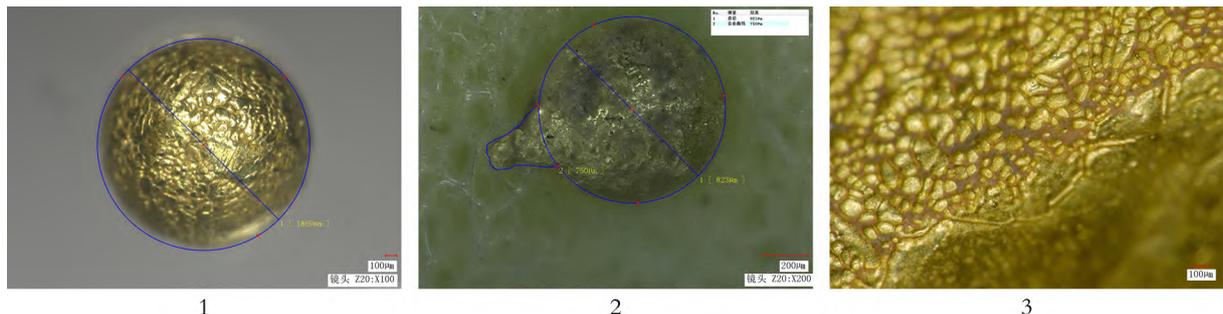
### （二）矫形修复

为更好地展示金面具原本面貌和工艺特征，有必要对金面具实施矫形工作。下面介绍矫形复原流程。金面具出土后，表面附结众多填土，填土内包含若干象牙骨渣，首要工作便是清理象牙骨渣和填土，并提取填土和一些特殊现象的样品（图七）。

用毛笔、排笔蘸取蒸馏水缓慢涂刷金面具表面，将金面具表面残留的附着泥土完全洗净；再评估金面具折叠变形情况，分析每一处折叠扭曲变形的角度和程度。金面具具有3处较为严重的折叠变形，分别是耳郭、下颌和上眼睑部位（图八）。下面以这3处变形严重部位的复形工作为例，介绍矫形过程。

耳郭沿耳根向面颊方向折叠，与面颊完全紧贴。从折叠部位外侧观察，无明显死褶或撕裂。将竹刀沿折叠缝隙探入变形夹缝，旋转竹刀以逐步扩大夹缝角度，从不同角度多次操作，使耳郭和面颊不再紧贴（图九：1）。再用镊子夹住眼睑和耳郭，沿褶皱缓慢用力翻转，最终让耳郭基本舒展复位。待耳郭完成初步矫形，用竹木刀作镊刀，从耳郭背面、正面反复台镊、采镊，进一步体现耳郭纹饰（图九：2）。

上眼睑部分残缺，残余部分纤细，伴有严重扭曲变形。找到扭曲变形的折叠点，用镊子衔住



图六 金珠及金面具鼻腔边缘超景深显微镜观测

1. 球形金珠（100倍） 2. 水滴形金珠（200倍） 3. 鼻腔边缘（100倍）



图七 金面具清理

1. 填土包含象牙骨渣 2. 竹刀清理金面具表面填土



图八 金面具严重变形部位示意图

边缘,沿折叠方向反向缓慢用力,展开其扭曲和变形部位。上眼睑残缺面积较大,残缺孔边缘呈现烧蚀现象(图九:3)。

下颌和右侧面颊下部挤压变形,多为细碎褶皱,多处呈现死褶。从面具背面着手,用手握持下颌,沿折叠方向反向缓慢用力,此过程时刻注意褶皱变化情况,若出现金属疲劳便立刻停止(图九:4)。反复多次操作,逐步恢复下颌角度。用竹木刀作镊刀,从面具背面台髻部分褶皱(图九:5),使右侧面颊舒展、平整(图九:6)。

经矫形,金面具余右侧面,右耳完整,上眼睑部分残缺,下眼睑及右面颊基本完整,鼻、口部分缺失。目前完成的矫形工作,仅为初步矫形,呈现的形貌不一定准确反映原始形貌。金良好的延展性和柔软度也使得矫形工作具有可逆性。相信随着考古工作的持续深入,考古成果的不断涌现,待确认金面具的使用场景或“底衬”的具体形貌后,可对其开展新一轮的矫形修复,以求更加准确地彰显其原有容光。

### 三 金面具详情

以下从形制、尺寸、成分、工艺四个方面对金面具进行详细介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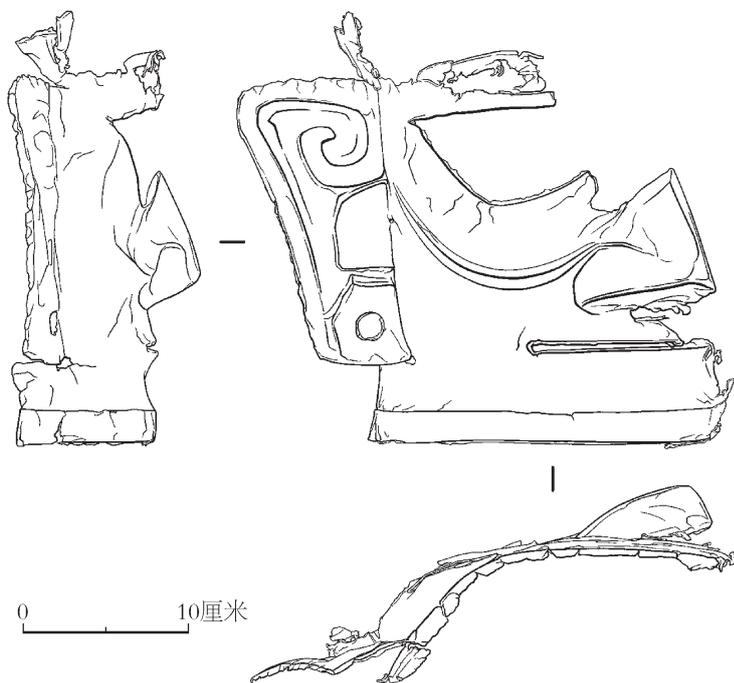
#### (一) 形制

金面具仅存约半,其左半部分的额、眉、眼及部分口和下颌部均已缺失,右半部分保存较好,仅额、眉及部分眼部受损。金面具的面部整体瘦长;巨眼呈半月状,上缘平直;眼下有一道半弧形的凸起褶皱,与眼部下缘弧度相近;尖鼻,呈立体三角形;口部呈长条状,中镂空;下颌向外突出,呈窄条带状,与口部平行;耳部较长,外廓转角圆钝,耳内有勾卷状纹饰,耳垂



图九 金面具的矫形过程

1. 竹刀矫形耳郭夹缝 2. 耳郭完成初步矫形 3. 上眼睑残缺孔边缘烧蚀现象 4. 手持下颌缓慢用力 5. 竹木刀台髻褶皱 6. 右面颊初步完成矫形



图一〇 金面具

有圆形穿孔（封三：1；图一〇）。圆孔周缘、耳部外缘、眼、口等部分均有边缘向内卷曲的现象（封三：1）。从背面来看，金面具鼻部边缘明显有高温烧熔痕迹，鼻腔内还粘连残碎金片（封三：2）。从其他角度观察，可见金面具弯曲弧度较大，应是覆于曲面头像上使用（封三：3~6）。尽管金面具已经复原成型，但细部褶皱仍保留原貌。面具下部褶皱最为密集，而鼻部几乎无褶皱，这应与各部位厚度、面具变形时受力的具体情况有关。

### （二）尺寸及重量

金面具残缺较多，净重280克。我们采用物

理测量方法对面具五官各部分进行了详细测量（表一）。另外采用三维建模方法获取了金面具的厚度信息（表二）。

### （三）成分

使用便携式X荧光光谱仪（p-XRF）对金面具开展无损分析，相关测试参数如下：仪器型号：Niton XL3t 950；测试条件：50 KV；40 $\mu$ A；测试时间30s；小点呈像模式，孔径3mm，无标样。

检测结果表明金面具基体主要含金（Au，质量百分比为84.47%~85.33%）、银（Ag，质量百分比为13.8%~14.43%），另外还含有少量的铜（Cu，质量百分比为0.09%~0.23%）、铁（Fe，质量百分比为0.2%~0.6%）、锡（Sn，质量百分比为0.13%~0.35%）。说明面具材质为金银合金，还有少量铜、铁、锡等。耳郭黑褐色腐蚀产物含较多的铅（Pb，质量百分比为21.61%~30.21%）（表三）。

在清理金面具附结填土时，发现金面具个别部位附结土与金面具之间存在红褐色物质，厚者呈层状。揭开表面附结土时，此红褐色物质或依附于附结土表面，或依附于金面具表面。利用便携式X荧光光谱仪（p-XRF）对附结土表面的红褐色物质进行无损分析，结果表明该物质铁含量高（质量百分比达6%），其形成原因有待进一步研究。

表一 金面具尺寸测量数据（单位：厘米）

部位	测量数据	
整体	残高 25.47	最宽 27.8
鼻	残长 6.6	最宽 8.8，高 4
耳	最长 16.5（内侧），15.8（外侧）	最宽 8.2
耳部穿孔	直径 1.5	
眼	残长 11.2	宽 5.8
口	残长 13.8	嘴角缝隙宽度 0.9
下颌（折沿部分）	残长 23.2	高 0.85

表二 金面具三维扫描厚度数据(单位:毫米)

剖面测量位置	A	B	C	D	E	F	G	H
横剖面Y2	0.4114	0.5068	0.2755	0.3025	0.204	0.1998	0.1697	0.1149
纵剖面L1	1.1594	0.8335	0.4808	0.1718	0.1337	0.1473	0.1345	0.0625

表三 金面具p-XRF成分分析结果(wt%)

检测模式	检测位置	XRF 结果						
		Au	Ag	Cu	Fe	Pb	As	Sn
贵金属	鼻右翼	85.12	14.23	0.219	0.297			0.134
贵金属	鼻右翼	85.33	14.37	0.201				
贵金属	眼睑下部	84.94	14.38	0.187	0.403			
贵金属	下颌部	85.11	14.43	0.119	0.204			0.142
贵金属	耳郭边缘	85.17	14.34	0.133	0.212			0.137
常见金属	鼻右翼	84.52	14.13	0.235	0.334			0.209
常见金属	鼻左翼	85.33	13.87	0.214				0.194
常见金属	左侧眼睑下部	85.02	13.80	0.187	0.338			
常见金属	下颌部	84.90	13.90	0.13	0.277			
常见金属	耳郭边缘	84.65	13.82	0.149	0.385			0.351
常见金属	眼睑内侧	84.47	13.93	0.182	0.602			
常见金属	脸颊背部	85.08	14.08	0.093	0.239			
常见金属	耳郭背部	85.09	14.25	0.203	0.254			
常见金属	下颌内侧	85.16	13.87	0.114	0.465			
常见金属	耳郭黑褐色痕迹	49.87	11.05	0.557	0.842	30.21	5.48	0.262
常见金属	耳郭黑褐色痕迹	59.24	12.01	0.429	0.83	21.61	3.95	0.277

#### (四) 工艺

要研究金面具的成型工艺,必须要准确把握其厚度信息。由于金面具挤压变形严重,表面普遍存在褶皱,传统物理测量方式不再适用,遂对完成初步矫形的金面具进行三维扫描,再将三维图像作横向、纵向剖线,获取剖面图(图一一)。剖面图可见鼻部尖端较厚,实际属鼻腔内部烧蚀残件堆积,并非鼻部胎体。通过剖面图可计算金面具胎体厚度。最厚部位为鼻部,厚度约1.16毫米,最薄部位为耳部边缘,厚度约0.06毫米。截取金面具从鼻部到耳部边缘的多组厚度数据,呈现逐渐变小的趋势(表二)。根据传统金器制作工艺中打胎制形手法,推测面具应经历从鼻部开始锤揲,向外延展并逐渐变薄的成型过程。

根据分析检测数据和三维扫描结果,可对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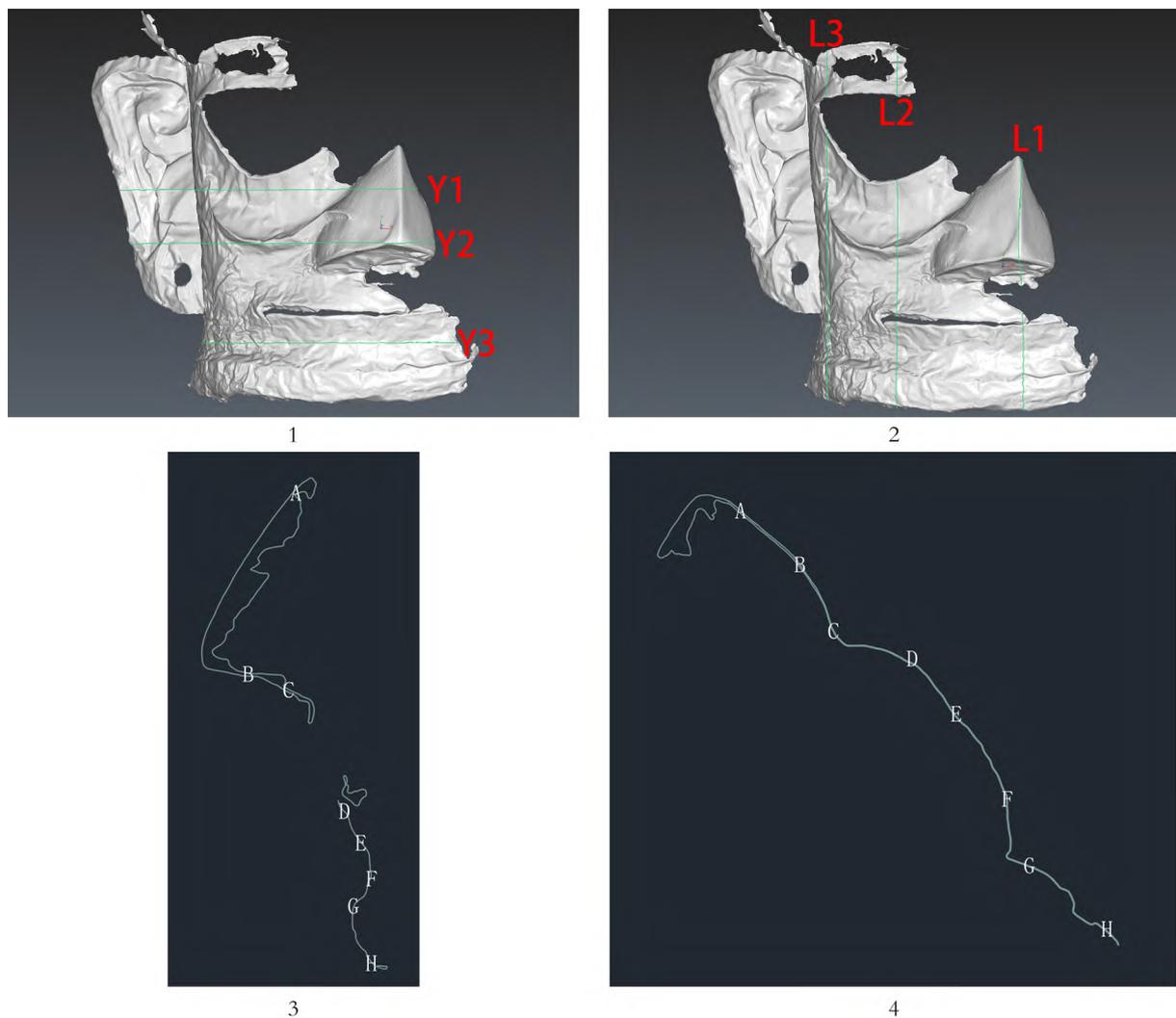
面具成型工艺进行简要分析:金料加热后打胎成薄片状的片材,片材经剪裁、脱氩成型,后通过搂、墩等打胎手法继续塑形,再进行光洁处理,消除锤击痕迹,以达到平整明亮的效果。最后通过锤揲、篆刻等手法表现出轮廓特征。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金有良好的延展性和柔软度,金面具没有十分稳定的受力结构,不具备独立成器的条件,推断其原应是依附于其他器物之上。

## 四 初步认识

### (一) 金面具功能推测

金面具的眼部内缘、口部内缘、耳部外缘均明显内卷,下颌的下缘也向内收。在以往K2出土的几件金面铜人头像上,可以看到其上金面罩具有同样的特征<sup>[2]</sup>。这种特征一方面应是贴合



图一 金面具三维扫描图及测量位置

1. 三条横剖线 Y1、Y2、Y3 2. 三条纵剖线 L1、L2、L3 3. Y2 横剖面图及厚度测量位置 4. L1 纵剖面图及厚度测量位置

眼部、口部形状而相应内卷；另一方面应当也是为了加强金面罩与铜头像的连接牢固度，尤其是耳部外缘和面部下缘内扣在铜头像上形成物理连接（图一二：3）。另外，K2铜头像上金面罩的眉部并无内卷，K5金面具眉部虽然残损、不规整，但也未见内卷痕迹。这种相似性表明K5金面具或许与K2铜头像上的金面罩有着相同或类似的功能，可能也是覆于铜头像或其他质地的面具之上。若覆于铜面具之上，目前已发现与金面具尺寸相近的铜面具。若覆于头像之上，需要注意K5金面具的尺寸明显大于目前发现的其他铜人头像上的金面罩尺寸，在普通铜人头像中也尚未发现尺寸相配者。因此，或许还有大型的铜质

或其他质地的人头像尚未发现。

理解金面具的功能，还需回归到K5的出土背景。从出土位置来看，金面具几乎位于K5正中，略偏北。面部朝下放置，方向与南壁、北壁平行线接近。这种摆放的状态更有可能是有意而为，而非随意丢弃所致。

金面具几乎是K5最先露头的器物，也就是说K5在埋藏器物时，金面具可能是最后放入坑内的器物之一。金面具周边出土的器物目前并未显示出与金面具的直接联系，但其周边的圆形金箔片在坑内数量颇多，且在局部区域显示出一定的分布规律。K5出土的器物反映出某种复杂的组合关系，尽管这种关系尚不明确，但初步推测

金面具可能不是孤立存在,而是与坑内其他器物共同形成组合。由于目前K5仅暴露出最表面的器物层,下部情况仍不清晰,因此要得出确切答案,还有待室内发掘工作和后续整理工作的进一步开展。

### (二) 初步对比

金面具是古蜀地区颇具特色的器物。截止2021年9月,除K5外,至少在K3和K8也发现有金面具,只是尺寸较小。以往K1、K2的发掘中,共发现7件金面罩,其中K1出土1件,K2出土6件。K2出土的4件是覆于铜人头像上的金面罩(图一二:1~3;表四)<sup>[3]</sup>,其余3件皆为单独金面罩(图一二:4;表四),可能是从铜人头像上脱落<sup>[4]</sup>。

K5所出金面具与以往K2出土铜头像上的金面罩形制十分相似。事实上,目前三星堆所见金面具的基本形态属于同类,差异主要在于尺寸。K5出土金面具是迄今三星堆发现尺寸最大的金面具。另外K5金面具厚度也明显较铜头像上的金面罩更厚。大部分金面具原本应都是覆于铜头像等器物上,但由于结合不紧密等原因,个别金面具脱落。至于具体的结合方式,除前述的物理连接外,也应使用了粘合剂。《三星堆祭祀坑》对此有明确描述:“据分析,粘贴金面罩用的是生漆加粘土调和而成的粘合剂。”<sup>[5]</sup>从连接处痕迹来看,明显能看到金面具与铜头像之间存有

缝隙,耳部及下颌部内卷包裹住人头像的部分形成更为稳固的连接。

除三星堆遗址外,金沙遗址也出土2件金面具(图一二:5~6;表四)。其中金沙遗址8号礼仪性堆积出土的金面具与三星堆金面具形制较为相近,五官的表现方式大体相同<sup>[6]</sup>。但面具整体近方形,与三星堆的瘦长脸型对比明显。配合面具近方的造型,金沙面具的双耳也更短,接近实际人耳的形态,耳内不见卷曲纹饰。鼻下做出鼻孔、眉毛未镂空也是区别于三星堆金面具的特点。这件金面具显然与三星堆金面具属于同一文化系统,造型上的差异或许缘于时代上的差别。金沙遗址出土的另一件金面具宽度仅4.92厘米,形制与其他金面具明显不同,功能应当也有所差异<sup>[7]</sup>。

除三星堆和金沙遗址之外,商周时期所见面具数量极少。最为著名的是出土于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的青铜面具(图一二:7)以及陕西城固出土的商代青铜面具<sup>[8]</sup>。两件面具均是凸圆目,圆鼻,长口方齿,尖耳。如此特别的造型分别见于陕西和江西,显然是通过某种交流方式实现的。但这两件青铜面具的造型与三星堆面具差异明显,不见明确的文化关联。西周时期的面具基本不见,唯有玉覆面是人脸形式的表达。商周时期中原体系器物的表现是以兽的因素居于绝对主体地位的,对于人的表现极为少见。从这一角

表四 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已出土金面具、面罩统计表

遗址	编号	出土单位	类型	尺寸、重量
三星堆遗址	K1:282	K1	面罩	残宽21.5、高11.3厘米,重10.62克
	K2③:147	K2	面罩	残宽23.2、高9.6厘米,重29.36克
	K2②:62—1	K2	面罩	宽19.3、高12厘米,重18.28克
	K2②:45	K2	金面罩人头像	头纵径14.5、横径12.6,通宽19.6、通高42.5厘米
	K2②:115	K2	金面罩人头像	头纵径13.8、横径12,通宽18.8、通高41厘米
	K2②:137	K2	金面罩人头像	头纵径17.8、横径15,通宽22.4、通高45.8厘米
	K2②:214	K2	金面罩人头像	头纵径17.6、横径15,通宽22、高48.1厘米
金沙遗址	2001CQJC:465	I区“梅苑”地点	面具	宽4.92、高3.74、厚0.01~0.04厘米,重5克
	L8④:58	8号礼仪性堆积	面具	长20.5、宽10.4、高10.7、厚0.08厘米,重46克

注:金沙遗址出土金面具的重量信息采自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金沙——21世纪中国考古新发现》,第26~27页,五洲传播出版社,2005年。



图一二 三星堆、金沙遗址及其他地区所见面具

1~3. 三星堆遗址出土金面罩人头像 (K2②: 45, K2②: 214, K2②: 115) 4. 三星堆遗址出土金面罩 (K1: 282)  
5、6. 金沙遗址出土金面具 (2001CQJC: 465、L8④: 58) 7. 新干大洋洲商墓出土铜人头像 (XDM: 67)

(1~4 分别采自《三星堆出土文物全记录》, 第 123、124、119、502~503 页; 5、6 分别采自《金沙遗址祭祀区出土文物精粹》, 第 102、101 页; 7 采自《新干商代大墓》, 彩版三七)

度来讲,以三星堆金面具为代表的人像表达是其特殊的文化表达方式。

商周以前,新石器时期人面形象的器物不少,且以各种质地呈现。如石家河文化的人面形玉牌饰、陕西石峁遗址的人面石柱、甘肃天水柴家坪出土的仰韶文化陶塑人面像、河北武安出土的磁山文化石雕人面等等。这些人面因素都不见与三星堆之间的直接关联。

从世界范围来看,人面具在各地文明中都有发现。例如迈锡尼文明,埃及文明,中美洲奥尔梅克、玛雅、阿兹特克等文明,以及南美洲印加帝国等均发现有各种材质的面具。从文化来源来讲,三星堆文化面具与这些文明的面具之间未见直接联系。三星堆文化的人面因素,应是当地原生的文化因素。

K5出土的金面具是目前中国商周时期所见尺寸最大、最为厚重的金面具。金面具的发现不仅增进了对三星堆文化的理解,也为中国古代金器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金面具的修复过程为古代金器的保护、复原工作提供了重要经验。

金面具残缺严重,残缺部分能否找到目前仍存有悬念。K5器物层下部仍未清理,尤其是坑内东北部器物层堆积较厚,目前已露出一些尺寸稍大的金器,不排除接下来会有更多关于金面具的发现。

项目负责人:雷雨

发掘:黎海超 李玉牛 于孟洲 马永超

肖 麟 蒋璐蔓 李思凡 陈俊橙

王 宁 刘晓彬 陈福梅 唐文武

林圣迪 熊雨欣 韩 冬 郭星仪

洪小茹 郭峥玥

修复:马燕如 康 健 鲁海子

摄影:江 聪 余 嘉 赵 振 鲁海子

执笔:黎海超 鲁海子 李玉牛 冉宏林

于孟洲 雷雨 马永超

物出版社,1999年。

[2]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三星堆祭祀坑》,第178、182页。

[3]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三星堆祭祀坑》,第178、182页。

[4]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三星堆祭祀坑》,第60、352页。

[5]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三星堆祭祀坑》,第178页。

[6]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编著:《金沙遗址祭祀区出土文物精粹》,第100~101页,文物出版社,2018年。

[7]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金沙遗址I区“梅苑”地点发掘一期简报》,《文物》2004年第4期。

[8] a.江西省博物馆等:《新干商代大墓》,第131页,文物出版社,1997年;

b.西北大学文博学院、陕西省文物局编,赵丛苍主编:《城洋青铜器》,第90~96页,科学出版社,2006年。

注释:

[1]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三星堆祭祀坑》,文

●四川广汉市三星堆遗址五号坑出土金面具



1. 正面



2. 背面



3. 顶面



4. 底面



5. 右侧面



6. 左侧面